

中

國

書

卷

書

卷

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上海書畫出版社

五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書畫全書·5／盧輔聖主編．—2版(修訂本)．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725-989-3

I · ①中… II · ①盧… III · ①漢字—書法—藝術
理論—中國—古代—文集 ②中國畫—繪畫理論—
中國—古代—文集 IV · ①I21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9)第233108號

目 錄

- 孫氏書畫鈔・孫鳳・一
中麓畫品・李開先・四〇
國朝吳郡丹青志・王穉登・四五
書畫跋跋・孫鑛・四八
畫箋・屠隆・一二二二
畫說・莫是龍・一二二四
畫禪室隨筆・董其昌・一二二六
眉公書畫史・陳繼儒・一六一
妮古錄・陳繼儒・一六五
竹懶畫媵・李日華・一八七
竹懶墨君題語・江元祚・一二二二
味水軒日記・李日華・一二二〇
詹東圖玄覽編・詹景鳳・四一〇
繪事微言・唐志契・四六九
書法雅言・項穆・四七九
寒山弔談・趙宦光・四九一
張氏四種・張丑・五二八
清河書畫舫・張丑・五三六

孫氏書畫鈔

孫鳳撰

孫氏書畫鈔原無撰人名字。據萬曆間人舊跋。謂出于孫鳳。鳳字鳴岐。長洲人。孫氏書畫鈔有涵芬樓秘笈本。今即以是書斷句排印。

孫氏書畫鈔

法書

魏鍾元常薦季直表真迹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饋餉。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剋期成事。不差毫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為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助。矜其老困。復俾一州。俾圖報效。直氣力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干犯宸嚴。臣繇惶頓首謹言。
璽曰。貞觀。大觀。淳化。宣和。紹興。闕印曰。河東開國。彭城開國。子孫世昌。荊國世家。畫錦當印。米芾之印。宋氏子孫家藏永保。臣貞。悅。賣似追印。子溫。三吳張氏。陸氏季通。天水趙氏。中齊。陸氏直印。袁氏通父。子孫世昌。

右漢鍾繇薦季直表真迹。高古純樸。超妙入神。無晉唐插花美女之態。上有河東薛紹彭印章。真無上太古法書。為天下第一。余於至元甲午以厚資購得於方外友存此山。後因飄泊散失。經廿六年。不知所存。忽於至正九年六月一日復得之。恍然如隔世事。以得失歲月考之。歷五十六載。嗟人生之幾何。遇合有如此者。後之子孫。宜保藏之。吳郡陸行直題于壺中。時年七十有五。

書家之有鍾王。猶儒家之有周孔。今之學者。出口惟云二王而不言鍾。是猶稱孔子孟子而不及周公也。伯機此論。真能為元常出氣。東平畢良史。言鍾是猶稱孔子孟子而不及周公也。伯機此論。真能為元常出氣。成侯在魏。銘功五熟釜。為魏宗室。豈獨勳業為不可及。其楷法傳於世者亦不可企及。若戎輶表是也。此卷薦焦季直表。其法度與戎輶無少異。漢季楷法全是隸。其古雅可見。于後二王為翰墨宗匠。顧豈能外此哉。分湖陸隱君酷嗜古今。浙右法書名畫。多出於其家。此卷尤隱君所寶者。更五六十年而復歸於隱君。信神物去來真有神護云。遂昌鄭元祐識。

袁昂論書云。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實亦多奇。又李嗣真謂鍾元常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在。又比寒潤閨壑。秋山嵯峨。虞世南云。鍾繇馳騁曹喜蔡邕。效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研。夫能書之士。其評品鍾書如此其重也。然唐文皇論鍾書。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黃長睿謂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關羽等帖。字皆扁闊。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為修乎。長睿又云。漢隸運筆結體。圓勁淡雅。字皆扁而弗橢。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諸帖。古隸典刑具存。夫真賞之士。其推察鍾書如此其至也。此卷鍾元常薦焦季直表真迹。世不多有。仔細觀之。果符諸賢之論。而其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蓋其楷書去古未遠。純是隸體。非若後人妍媚纖巧之態也。或疑此帖唐人所書。其間民字缺而不全。夫民字之不全。特唐人諱避而剜撥之。非不全書也。痕跡猶存。端可察識。觀者亦觀其筆勢字體與夫英氣雅韵。不可捨本而求末。遺精而究粗也。要當鑒以心目。至正十八年戊戌五月望日。袁泰題。印曰。袁仲長。

今存於世。若元常尚書宣示等帖。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

帖。子敬洛神賦。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謝宣城

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然。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

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遠不及二人遠甚。去鍾王楷法彌

遠矣。余觀此帖。誠元常之所合作。若黃長睿之推而得其詳。論而

極其至。且究其字體之變更。似為此書發也。不可不重識焉。至正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泰再題。印曰。寓齋。

右鍾繇薦焦季直表真迹。黃初到今。千二百餘年矣。而紙墨完好不

逾。信希世之寶也。應禎往年在天府。得見二王真迹。今復於相城

沈啓南所觀此。區區餘年何多幸也。時同觀者。吳江史鑑。曹孚。汝泰

崔徵。葑門朱存理。弘治四年入日。長洲李應禎紀。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薦焦季直表。又見其為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真迹之存於世者。則僅止此。啓

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吳寬。

唐顏魯公書朱巨川告

敕。典掌王言。潤色鴻業。必資純懿之行。以彰課最之績。久更其

職。用得其才。朝議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朱巨川。學綜墳史。文含風雅。貞廉可以勵俗。通敏可以成務。自司綸翰。屢變星霜。酌而不竭。時謂無對。今六官是總。百度惟貞。才識兼求。爾其稱職。膺茲獎拔。是用正名。光我禁垣。實在斯舉。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建中三年六月十四日。

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
通直官朝議郎守給事中賜緋魚袋臣闡播奉行

奉

敕。如右牒到奉行。

建中三年六月十五日。

侍中闕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札。
正議大夫行給事中。審。

月日時都事

左司郎中

吏部尚書闕

朝請大夫權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
吏部侍郎闕。印曰。尚書吏部。

尚書右丞闕

告朝議郎守中書舍人朱巨川奉
敕。如右符到奉行。

尚書右丞闕。印曰。尚書吏部。

告司之印。主事怡。
令史侯朝。

書令史。

判郎中滋

建中三年六月十六日下。印曰。喬氏私印。陸友之印。奉華堂印。喬氏寶成。寶藏。

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魯公道義風節。

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

書。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告。即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宗乾卦紹興圖書。而魯公之書。蓋東坡先生已嘗論之矣。不惟愛玩。抑見唐代典

故之式。尤為可尚。龍集辛亥仲秋朔。喬賓成題。

唐懷素書清淨經後題云。貞元元年八月廿有二日。日西太平寺沙門懷素藏真書。時年六十一歲。

蘇書家藏。印曰：畫錦堂印。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世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余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窮年。疲弊精神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閏月晦日書。印曰：六一居士。

素師居零陵。以蕉葉代書。目庵曰綠天。自叙云：醉來得意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又云：人人來問此中妙。懷素自云初不知。皆透徹向上一步語。所謂一拳打透虛空。不為律縛者也。禪與書欲顛逸奔放。宜其然哉。大梁劉世昌謹題。印曰：劉氏道卿。

內府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故求市之。

五代

楊凝式真迹。五代

祁國之裔。

書印

神仙起居法

行住坐臥處。手摩脅與肚。心腹通快時。兩手腸下踞。踞之微膀腰。背拳摩腎部。才覺力倦來。即使家人助。行之不厭頻。晝夜無窮數。歲久積功成。漸入神仙路。乾祐元年冬殘臘暮。華陽焦上人尊師處傳。楊凝式。內殿秘書之印。紹興。杜氏半印。西秦張徵之印。真實圖書。賈似道封字印。紹興。

右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八行。臣米友仁鑒定真迹。恭跋。

印曰：德有鄰賞。西秦張氏藏之寶。永興軍節度使之印。西秦張徵。

家藏寶玩。真賞。

楊少師書。山谷比之散僧入聖。其微妙可知矣。殆與李太白識郭子儀同道。至元戊子立春日。左山商挺題。

米元章云：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真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余家收楮紙上詩。紛披老筆。王荊公少嘗學之。人不知也。野齋新得神仙起居法一帖。喜以見示。野齋有美疢在兩膝。能依此法用工。久當獲奇驗也。至元戊子暮春既望。信安留夢炎題。

米臨坐位帖

坐位帖真迹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僕射指下。平分為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蘇公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拓數十本。書遂大進。余得坡公拓本於東平王繼學。無毫髮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米襄陽少年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於子昂。子昂以重資得之。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為米老所臨無疑。至治二年秋七月。桷記。印曰桷。袁伯長。清容齋。

余歸真後。蘇本付瑾。米本付瑾。以免安氏兄弟之誚。清容老人識。

大行皇太后挽詞

餘慶源真相。求賢佐裕陵。知幾捲箔早。戡變叱龍升。靜德群邪震。

清心後世矜。大恩知欲報。聖孝已逾曾。右一

溫厚同光獻。剛廉法實慈。擁扶樂推聖。照徹托公欺。南紀歸忠魄。東朝足素規。仁明存舊幄。常似補天時。右一

奉議郎充江淮荆浙等路置發運司管勾文字武騎尉賜緋魚袋臣米芾上進。

米元章跡弛不羈之士。喜為崖異卓驚驚世駭俗之行。故其書亦類其人。超軼絕塵。不踐陳迹。每出新意於法度之中。而絕出筆墨畦徑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紹興天子訪求其書。始貴重於天下。而元章骨已朽矣。壬午歲十月日。孫覲書。

光堯御筆臨黃庭經。前有奉華堂印鈐鑄。

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任

率如此。余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礪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兼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

合群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携鵝去。與本傳略同。以

二書考之。黃庭似非逸少書。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

何經。余又考之。蓋書黃庭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

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外景經及緣身經玉軸經。世例稱為黃庭。余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一卷。云永和十二年五月廿五日在山陰縣寫。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

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于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性復愛白

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鵝。因為

之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為贈而求其書。此

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為一事。李太白知其為二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

羽客。愛此好鵝群。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

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流水漾

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

黃庭經得鵝也。太白於兩詩各言之。初未嘗誤。嘉定歲在玄默淥灘

仲春。單父張湜清源識。

向聞唐臨黃素黃庭為江南法書神品。每恨不獲一見。邇來故老無存。欲詢其梗概。亦不可得。今觀此本。以書法考之。當是光堯御筆所摹無疑。自重華而下。不能到也。後有奉華堂印。乃劉貴嬪閣所藏。然字畫混厚而沉著。深遠而閑暇。自有一種九重之上氣象。與草澤摹仿者不可同日語。觀者當求其學力所至。勿以妍媚少之。江南屢經兵燹。若此者所存無幾。藏者寶之。後世將不得而見也。嚴陵後學邵亨貞拜題。

高宗御筆臨虞世南真草千文 賜思溫
虞伯施書翰之絕。殆與晉宋爭衡。真草千文。妙冠當代。可謂東南之美也。文皇時作此書。故筆所闕者。民淵二字而已。紹興御書。
真閣。

跋文信公墨迹

語有之。嘻笑之忿。甚於裂眦。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文信公之忠肝義膽。炳白當世。正不在柴市慷慨之日。實在夫弟妹輸寫無聊之時。其忠抱精誠。死別痛苦。因天壤之大不幸。而為古今無敵之盛名。要不待後之人極口贊說。余嘗怪戰國之士。若侯羸田光輩。自負奇節。卒不過以一死為人為長技。噫。此市井小夫感恩酬利之區區。所謂泰山之重。鴻毛之遺。殆無足言者。以信公之慷慨。於弟妹子女。下至婢妾。從容慰藉於垂死之際。顧若辭禍而不可得者。然後真能以義處死。蓋蹈義難。蹈白刃非難。人獨鮮知之耳。

陳謙

陳謙字子平。夙尚孝弟。篤學力行。兄訓。任江浙省照磨。謁告還吳。適張士誠兵至。謂弟曰。汝無官守。宜自為計。子平曰。兄在。吾何所之。城陷兵入。脅訓不屈。遂刃其胸。子平奮前蔽兄。因并遇害。見吳思庵跋。

又跋

予每讀公指南錄。至其為母夫人小祥并懷弟妹妻妾子女諸詩。未嘗不為之流涕太息也。今於王君季境家獲觀公所作諸詩真迹。忠義之氣。藴然於紙墨之間。直與日月爭光。余雖從浮圖輩槁木死灰之人。亦不能不為之感動。使章甫逢掖有國有家者覽之。當何如哉。當何如哉。洪武十三年秋七月。吳郡沙門道衍。

米南宮三詩

得官塵土古揚州。好客常稀俗客稠。掩簿叱胥無溷我。冒風踏雪作

清游

竹西桑柘暮鴉盤。特地霜風滿倦顏。不用使君相料理。都緣塵土少青山。
家山只在東流水。每到橋時眼便東。昨夜南宮一覺夢。早來堂上看飛鴻。

紹聖丁丑夏。得此卷於齊安。後六年。當崇寧元年八月六日。

米老

武昌城南燕坐室題。吳郡李援。

司馬光

三吳佳縣首。民物久熙熙。專用清談治。非如俗吏為。林疏丹橘迥。稻散白芒叢。
(校兩叢字必有此)宣使民無忘。□嚴太伯詞。

黃庭堅

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為青。碧鷄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灌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千戈崕嶸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鷄犬。老妻稚子望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此翁樂易□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墻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頃聞解鞍脫兜鍪。老儒不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生絍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長使詩人拜畫圖。□膠續弦千古無。墨迹今藏夏文振。

黃山谷書評

學書端正。則審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左□病右。故□書如右軍霜寒表。子敬乞解臺職狀。張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以法度病其□神。至於行書。則王家父子。隨意肥瘠。皆有佳處。近世惟顏魯公楊少師特窺其妙。其用筆能左右之。不好處更覺嫋媚。求一點一畫俗氣不可得。比來士大夫。唯王荊公書有古人氣而不端正。然筆力甚遒。

司馬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

涪翁作字。深得提筆回腕。法度甚嚴。柳誠懸曰。心正則筆正。故其書評則於左右之體。點畫之間。既能精神不病。要且遒勁兩全。誠為確論。然而留心至此。安得不造其佳處。杜子美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也。昌叔燕邸賢王孫。其先德於交游最深。蓄書帖甚富。而又季父德麟為東坡之客。乃知師友淵源。其來有自。文瓘請以此軸摹刻諸石。庶幾發揚奇迹。流傳好事者云。紹興丙子六月下浣。丹陽蘇文瓘題。

山谷善論書。以側筆取妍為病。然或議者猶以是病之。太史始師周

膳部。晚脫摺筆賦作草書。王定國深疑之。字隨世運。議無過者。

唯鍾王耳。藝以德傳。越千百年。無有易此論。袁桷識。

黃太史書。雖小字。亦有方丈之勢。蓋其胸次存大節。真一代之偉人歟。大梁班惟志信筆跋。

黃山谷書

後漢人得道陰長生詩三篇

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紝。予獨好道。而為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蒼霄。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我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遨戲仙都。顧閔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為儻。馳走索死。不肯暫休。

予之聖師。體道知真。升騰變化。松喬為鄰。惟予同學。十有二人。辛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

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為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辟世自匿。三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

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衷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案原文付梓中已被脫訛亂不成文理茲據張丑清河書畫舫所收逐字勘正庶幾失之東隅尚可收之桑榆也〕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余同年許少章以為真漢人文章也。以予考之。信然。因試生筆。偶得佳紙。為鈔此詩以與王瀘州補之之季子。觀陰君所學。守尸法耳。猶須擇師勤苦如是。乃能得之。何況千載之後。尚友古人。求知道德之主宰者乎。紹聖四年四月丙午。

黔中禪月樓中書。

東坡芙蓉城詩

世傳王廸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傳停。中有一人長眉青。往來三世空煉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綠山朝帝庭。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皇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繞樓飛步高玲珑。仙風絳然韵鈴。蘧蘧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泪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佳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

印曰。封。

都下高僉事家藏東坡哀江頭小楷。比此差小。而結體稍疏。不若此書縝密也。至元壬辰。鮮于樞記。

坡翁書。大小真草。得意率然。無不入妙。字形或似顏魯公。或似徐季海。此卷絕有黃庭神韵。為尤難得也。辛亥三月九日。延陵倪瓚觀。袁登觀。

嘗見秦太虛與坡帖。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書近文及芙蓉城詩。恨不見其真迹。今觀此卷。非醉時筆。亦不知為太虛書者否耶。結體有遺教經楷法。鑒者當自知之。己未四月。谷陽陳文東題。陳迪敬觀。

僕平生最愛蘇文忠公書。遨游四方數載。獲觀公遺迹。不下百數十幅。至於整齊縝密。無如此紙。况芙蓉城詩又文忠公平昔大得意之作也。世有覽此者。當具如西方大阿羅漢正法眼觀之。呵呵。吳郡醉生顧祿隨筆贊嘆。

黃魯直硯銘

瀘川之桂林。有石夥黑。瀘川之人不能有。而富義有之。以為研。則宜筆而受墨。唐安任君從簡之研。面為鏡而背三足。形駭天下。若山林木口而不得訪諸禹也。松煤泛之。如玄雲之過魄月而仁也。筆胥疏其上。則吾官中之兔也。握筆之指爬沙。若蛙欲食月不能而又吐也。元符三年重九日。涪翁題。

蘇黃米蔡真迹

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爾。鵝溪到家即剪送。法用湯再湯。乘濕展上。以綫繫定。乃以粘紙壓之。略見火。庭堅頓首。仲謀騏騏文思哲弟。看此樣古紙佳。

下淨名

萬籟寒深響。群山雨半開。遲遲暮鐘裏。且喚竹輿來。

不集南山

山翁茗芋葛疆隨。庭下青春鸞雀飛。幕府慣為方外客。風前懶易道。家衣。

光堯皇帝翰墨志云。宋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六朝

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韵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今觀二詩。醉中之趣。天然一種風味。似不食烟火人也。骨裏帶神仙者耶。時景定改元春良日。善雅堂

書。

芾啓。即日法候佳勝。造墨人周薌。墨甚精。欲往衆中賣。幸與引致也。因出過門。謹奉啓。不宣。芾頓首。龍游監寺碩德。母親安康。裏昨表辭以親老。兼襄久病衰悴。不堪繁劇。若不得。即乞揚杭一郡。仰祿以養。欲便還家。無衣食之給。轉更勞心。若至京。以形骸之羸。亦當免府矣。仕路進退之難如此。

芾頓首啓。蒙教。審起居佳勝。已支千條。付邑脚身既。今奉委。惟所喻。更不須申稟。鮮禾方成。更與放限十日佳。般木亦須限頓首。誰云漁父是愚公。一葉為家萬慮空。輕破浪。細迎風。睡起蓬窗日正中。

宋高宗御題。

南山晴翠入波光。一派溪聲繞路長。最愛早春沙岸暖。袞風輕浪拍鴛鴦。荷葉如錢三月時。幅巾藜杖一追隨。爾來勝事知多少。惟有風標公子知。

徽宗皇帝御製。

神夢紀。書記之寶。聖曰。書記之寶。

宣和三年夏五月二十七日夜寢福寧殿。夢至紅雲紫氣間。顧瞻上下。有宮室臺殿戶牖庭除與山川林麓。皆舊所游歷之地。須臾。數

十百人衣仙裳冠珮。從安妃至前。掩面涕泪交下。朕亦為之淒然。

奏曰。妾以宿契。在神霄府已得奉侍巾几。後數年。寄胎塵世。

上帝所命。下侍宸極。復侍宮閣。遂獲與興道立教末議。家被顧

眄。寵冠嬪嬌。銘刻心腑。不敢少忘。遽遠朝夕。不勝情懷。復涕

落被面。又問何遽若此。曰。妾奉承德意。晨昏殿寢。未始少懈。

貴極富滿。非不戀戀。人世去來。悲歡時暫耳。大期既至。不可逃

也。病時已嘗面奏。雖盧扁無及矣。又適當吳越倅擾。曠於南顧。

陛下憂形宵旰。妾亦豈得安枕。因期至遂行。且將以為報耳。又

問自寢疾就諸官觀祈禱。無不虔至。願賜天醫。速至勿藥。不

獲昭答何也。謝曰。妾卧病逾時。陛下憂見辭色。祈禳備至。顧

妾何以克當。念無以稱誠。非不盡亦非不應也。先時已有飛空神

吏輔文陽告陛下神霄之語曰。凡數足矣。當復歸神府。妾安能稽逾

也。若至天中隱秘之音。至深至妙。與人間禍福之原。有基有

胎。離合聚散。因緣契數。亦嘗叱退侍鬟。一一具奏。想今悉留聖心。

幸毋深悼於妾也。曰。幼兒弱女能無念乎。曰。世間系累。無重於

此。妾有同德之妹。乃神府靈妃。頃在神府。時以忠孝相當。繼妾

身後矣。付之而去。翛然獨逝。何復可念。又叙別曰。妾已露章

青帝。奏簡玉皇。請削平南寇。近得報矣。用伸拳拳不忘之德。妾

之情素。言不能盡。又非立談可究。妾今製得一詞章。願以聞奏。

無因得徹聰聽。願召伶華令劉允權書奏。庶得詳見始末。朕謂之

曰。允權不學。又患雀目。不能書奈何。乃奏曰。妾已命三天

都史王府上吏陶伯威。以靈氣附體。不能者皆能之。又掩泣再

三。祈懇願勿以妾為念。遂覺。及旦。亟召王堯臣至。則已失常。若昏醉中。目視眈眈。乃命給筆札。置榻前令書。堯臣素體肥。足不能盤。臂指俱大。艱於操筆。雖書未嘗得端楷。即據案濡墨。口吻俱動。若吟哦諷咏。旁若無人。衆目環視。且驚且笑。既而下筆落落如飛。一揮已就。與常日所書。萬萬相遠。其詞非堯臣平日所知者。讀之再四。非世間語也。始叙神霄以及被遇。至疾病祈禳稱謝之意甚悉。為之悵然。衆乃大愕。叫呼嘆駭不已。堯臣若醉醒。使視所書章詞。不能讀。且曰。非我書也。堯臣奉道。今為都道錄。在神府為伶華令。姓劉名允權。所書詞章。附其記末。宣和三年閏五月朔日記。

夫希夷之表。何俟於達觀。眇錦之中。豈容於善計。迨製形數之始。乃分生死之期。厥有聖神。深燭至理。恭惟陛下高真挺秀。上聖臨軒。昔總神霄之天。已儲玉帝之嗣。天真上聖。日月星辰。三界神司。十方道氣。咸稟命於陛下也。妾以宿因緣。學真龜闕。眇眇億劫。積行累功。始受太上之寶書。證九華之上秩。復承陛下之洪眷。嘗兩進於仙階。故得玉真上靈之號焉。龍分元母。位冠群姝。當陛下降治於人。稟命青帝。攝行於神府。一道德之俗。振清淨之風。妾幸侍寶雲。寄胎凡世。後期八載。誕於彭城。人莫究其所因。妾獨念其宿命。獲親禁密。再奉宸嚴。歷歷真機。為其吻合昭昭大教。共闡淵源。固當依日月之光華。同天地之長久。適在吳越。稍曠私臨。玄會有期。當還寥極。而陛下尚以丘山之念。憐其壺則之修。俯為勒留。未賜俞允。然眷懷雖重。而妄愛無窮。妾豈敢交裙鰥結。樂人間之欲。而違上禁者哉。於是假胎息之繆戾。退幃幕之寵私。絕稻梁之腥穢。捐藥石之苦辛。將期於蒿莽矣。復蒙陛下致懇修辭。力祈帝聽。按儀啓供。冀保大和。此實陛下曲世情於妾也。豈謂上

天告誠。惟命是從。妾儻抑遂於聖情。則錄定之書當以何耶。用是

叱諸侍鬟。明通願盡。帝子天姬。委於明珠。洞仙經服。備於丹臺。蓋欲人情之常態。安陛下之眷心。無怛逝之嘆矣。屬陽春之暮。當

炎景之肇新。亟命羽輶。高升灝氣。上朝金闕。重定玉書。琳房共慶於迴旋。玄伍復頌於正治。露碧緘於青帝。盟丹簡於昊尊。丐協威神。搜羅惡逆。去邪存正。輔國安民。此實彰陛下之靈慶。

復聞金馬星飛。真文驛至。臻明其之妙果。揚玉匱之殊因。三簡屢馳。九清昭格。乃妾遐歸之後。猶存陛下之恩。非徒進品於叢霄。

亦得留祥於當世。下逮幽夜。均荷餘休。重念形數之城。離合有常。妾雖遠於巾几。自當福報於無疆。慎勿軫淵慮而悼妾也。其

如循常作祉。追冊正名。懷遠之恩厚矣。送終之理備矣。念無以為

稱焉。伏望陛下清心正己。永保天和。愛養含生。常臻泰定。夫如是則妾雖處青冥之上。猶慰憂勤之至矣。宣和庚子福寧殿書。

壬寅夏。歸自昆山。舟中閱此。亦五月二十七日。彭記。

石曼卿古松詩真迹

直氣森森耻屈盤。鐵衣生澀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蒼苔靜緣離石上。綠蘿高附入雲端。報言帝室掄材者。便作

石延年。

石延年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迹。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

甲色大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為人贍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謂字畫猶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詩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四明樓鑰。

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籌筆驛詩刻。流轉入郡圃中。師夏請於使

君得復舊。暇日過袁君木叔家。見古松詩筆。其嚴密勁健。尤為卓絕。因摹刻之。以為籌筆驛詩刻之對。曼卿翰墨不見

於世。貌然從事之廬。破屋數間。雖不足以避風雨。而二刻屹

立其中。未可以為陋也。又得文昌樓公為之題識。益光榮矣。

木叔之先君子。好奇嗜古。所蓄前輩遺墨甚衆。此其一耳。慶

元己未上元日。古汴趙師夏書。

士大夫家豪宕奇崛者。為文必峭拔。清遠閑放者。有句必高

妙。故梅詩之疏影橫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云半天風雨。

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嘗謂寫情無難。狀物最難。

過於體仿。或失之俗。略於比喻。又失之泛。必渾然天成。它

物不足以當之。斯為美爾。曼卿平生意氣卓犖。多慕古人奇

節律行。其見於辭章之間。又肯為兒女子軟媚語耶。梅聖俞以

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非矣。節推趙公得真迹於袁正肅之仲

弟木叔而刻之石。二百年來。陵移谷遷。何物不為塵土之

歸。而此刻至今存焉。半雲翁亦在篋藏故物之列。家既析異。

又幸心可得而寶之。造物者若有私焉。嗚呼。故家遺物歷年之久。而卒獲所歸。有如此帖者乎。敬書此以識余感。歲在玄默。

敷牂五月望。北山老樵黃摶敬書。印曰叔茂父。

蘇文忠公真迹

村醪二尊獻張平陽

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盞列床頭。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

督郵。

詩裏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喜風流黃謝看。

□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為語雕肝。□灑落江山外。留與人間激懦官。

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挽眉纔覺難。事業曰歸前輩錄。典刑留典後人看。

東坡先生一時翰墨衣被天下。雖中更禁絕。而流傳猶多。以集之寡陋。所見何啻百十。雖老少工拙不同。要是天人風致。非凡俗所可知也。仙井虞集書。

古人不可見。所可見者紙上之遺文耳。故誦其詩律者。如聞其言。觀其詩法者。如對其人。公所謂百世士者。詎非此耶。惟具眼者知之。陳復。印曰芝留。

張宣公云。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况其平生大節如此。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此詩字畫雖出於一時率然作。以南軒之言求之。信可寶也。龜蒙後學孔濤題。印曰孔世平父。

右東坡先生詩凡五首。集中皆闕不載。他日好事者或為之補遺。尚有取也。至順元年九月二十日。後學東陽黃潛書。

甘露減謂歐陽文忠公不喜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坡先生作書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平。豐妍瘦硬各有

態。飛燕玉環誰敢憎。今觀此卷筆畫秀整。可謂豐妍者。况是五詩皆集中之所失哉。良夫得之。遂幽軒中與士君子時一賞鑒。溪山佳氣。不啻頓增十倍。噫。古名賢翰墨。不幸淪落。浮俗富率襲寶秘。卒為蠹魚窟宅。與塵墻同盡者。比比有之。聞良夫之風。亦當少愧。西麓老人智及。

東坡先生詩筆高妙今古。豈俟予言之。而此卷不可得也。況仙井虞公芝嵒陳公山東孔公東陽黃公四君子贊詞翰又絕世。尤不可得也。以二不可得而言之。非寶而何。洪武辛亥春。馬生持

此卷來予深愛之易以置諸左右又一年王子秋八月既望又

六日中吳徐達左董書

坡翁此卷筆意似徐季海尤覺天眞爛漫也癸丑中秋同王季耕觀於徐良夫之耕漁軒倪瓈

黃山谷真迹

漫郎江南酒隱處古木參天應手栽石坳為尊酌花鳥自許作鼎調

鹽梅平生四海蘇太史酒澆不下胸崔嵬黃州副使坐閑散諫疏

無路通銀臺鸚鵡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襯生埃次山醉魂招彷

佛步入寒溪金碧堆洗湔塵痕飲游客笑倚武昌江作罍誰知文

章照今古野老爭席漁爭隈鄧公勒銘留刻畫剗剔銀鈎洗綠苔

琢磨十年烟雨晦摸索一讀心眼開謫去長沙憂鶴入歸來杞國

痛天摧玉堂却對鄧公直北門喚仗聽風雷山川悠遠莫浪許富貴

嶧嶮今鼎來萬壑松聲如在耳意不及此反生哀

舊詩一時辱蘇公賞音亦何能稱提獎之意承見索不已故漫寫去甚點污此江南紙也可留齊几不必刻之西山庭堅頓

芾頓首再拜君發太尉台坐二杞拜遲旋得官江湖歸掃家山

杜門不出人事殆絕比到都見陳玉真承動靜復知已更王夫人之痛不覺嗟悼不能已復自咎敏阻貢尺書以勞孝思內

有慚悚久不能已比日台體起居何如謹奉啓道誠拳拳下情

此不能宣芾再拜上昨駙馬都尉西園歌者王容頗慧麗乘山谷道人大醉持綾巾乞詩不覺破戒清源老師以道眼相觀便爾切責不知道人胸中都無一物此特空中語耳不致坐此便落惡道然亦從此逝矣有不如戒即墮前念四年五月十又六日發願不應武康清溪之檄端居即事呈淮陽建昌二太守辰溪監郡三公芾

上

秘篋大開千古到雪圖小挂滿堂寒墨濃員嶠峰孤起枕冷燕山玉

一團圓扇古人蟬雀意清風四海弟兄歡閉關不謝勤來客畏署非緣懶作官鳬頭欲長寧可益蜩枝求足已能胖有時警覺神漢

夢北里新聲舞翠鸞

東坡楊梅帖

楊梅出時記餉少許昨日所言試留意軾又上

十八字乃內幅屬托它事借楊梅為言耳元熙以小人之腹料君子之心

晦機此題殊有爭席避籠之嫌杜德機無乃失其初意熙下世已八年文采論議今不可得見矣袁桷

此帖當與子敬橘帖并觀然坡翁以昨日所言試留意二語多子敬六字而讀者或以為梅橘輕重也國清曼璽書

坡翁之於楊梅即右軍之於青李來禽也二公書法遒美然皆一代偉人而不能無求於世口體之累人如此哉蔣景武

昔人有得虞永興書以鵝口二字換銅硯一枚又以他二字換芝麻三升余嘗疑其妄今此帖財十四字耳而好事者既標飾以為卷軸而士大夫又從題志而表章之乃知永興兩字之可以買物亦非妄也然余嘗觀張宛丘稱東坡之書謂鳳閣虎卧天衢龍跳歐書比肩張虞可肖人皆謂公東坡即逸少不知此帖能似宛丘所稱否識者必能辨之永寧高明

憶醉龍溪西錦坊楊梅新熟荔枝香風流誰似東坡老不得同時送一觴浙江楊彝

唐歐陽率更鄱陽帖

貞觀六年仲夏中旬初偶詣蘭惹猥辱見示諸家書編得看尋可

此叙于其後。渤海郡率更令歐陽詢記之。靜而思之。勝事莫復過此。氣力弱猶未愈。吾君何當至。速附書。必向饒定須寄信意。歐陽詢呈。

右歐陽率更鄱陽帖十一行繭紙書。蟲蠹穿蝕殆盡。并跋後皆糜

碎不可觸。命善工精加整理。僅乃可讀大較。敘鄱中土風人物

之美。末後兩行。有詢去歲七月患至平復。後更有數字。已磨

滅不可識。然墨色如漆。神氣生動。真迹無疑。米氏寶章待訪

集有歐陽詢鄱陽帖與柳公權書柳尊師墓志。在錢唐唐坰家。歐

書模石在靈隱寺。豈即此帖耶。柳書今在蒲陽蔡君謨家。而此

帖甫出於邵武故家。流傳七百餘年。垂欲泯沒。而復出見屬。非

有神物持護。不至是也。景定癸亥十二月既望。天台陳仁玉題

識于三山。

洪景盧容齋隨筆首載此帖。嘗見于石刻。其文必皆定備。當訪

求之。姑錄于左。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花。恣口

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杰。殷薛二侯。故不可言。

戴君國士。出言便有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

擒藻。特有自然。至如閻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

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唐興文盛。書尊率更。聿鑒古體。妍緊峻清。

維鄱陽帖。細書真行。蓋所不盡。與日月爭。

咄哉高麗。不換連城。

仁玉謹贊時年六十三。

碧栖題贊之歲。以吳畫飛仙易得之。永存秘玩。蜀楊潤叟題。此帖乃皇慶間集賢大學士叔丞相李公値予初度之日。以予鄱人也。持以為壽。書法精妙。前輩題贊歷歷可考。信為真迹無疑。

矣。適鄱君文惠觀遷建告成。因以付之。本觀常住。永為珍玩。此帖流轉世間。年代滋久。今復歸于鄱陽。豈非珠還合浦。劍返延津。有其時乎。至正二年歲在壬午重九日。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謹識。

題米元章小楷千文墨刻

米氏小錄云。宣和間。聖主命寫小楷。故仿右軍黃庭。少酬聖意。

不能以備御覽也。余留京師。購得此帖。命工裝潢。與諸子習書。

賦再啓。武昌不獲再會。至今耿耿。承惠書為別。感服不可言。來歲

出按江夏。必行屬縣。當復過江求見也。

過桃源。想復一訪遺踪。鼎澧間故多嘉處耶。新唐書言劉夢得竹枝

詞。至今武陵俚人歌之。亦復信否。夢得言。竹枝聲含思宛轉。有

淇濮之艷。若果耳。獨不可令蘇秀二君傳其聲耶。呵呵。傳舍之會。

恍如夢中事矣。賦再拜。

賦啓。近者經由獲見為幸。過辱遣人賜書。得聞起居佳勝。感慰兼

極。忝命出於餘庇。重承流喻。益深愧畏。再會未緣。萬萬以時自

重。人還。冗中不宣。賦再拜。長官董侯閣下。六月廿八日。

賦啓。特辱臨訪。愧荷厚眷。晚來起居何如。迫行無由詣別。乍

遠。尚冀保嗇不宣。賦再拜。通直呂君閣下。

賦啓。前日少致區區。重煩誨答。且審台候康勝。感慰兼極。歸安丘

園。早歲共此意。公獨先獲其漸。豈勝企羨。但恐世緣已深。未

知果脫否耳。無緣一見。少道宿昔為恨。人還。布謝不宣。賦頓首

再拜。子厚官使正議兄執事。十二月廿七日。

賦啓。辱書承法體安隱。甚慰想念。北游五年。塵垢所蒙。已化為俗

吏矣。不知林下高人。猶復不忘耶。未由會見。萬萬自重。不宣。

賦頓首。坐主久上人。五月廿二日。

三十三年。今誰存者。算只君與長江。凜然蒼檜。霜幹苦難雙。聞道司州縣。雲溪上竹塢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寧肯過吾邦。縱疏雨過風林。舞破烟蓋雲幢。願持此。邀君一飲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夢裏相對殘缸。歌聲斷。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慨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

軾雖已貢田陽羨。然亦未足伏臘。禪師前所言下備鄰莊。果如何。托得之面議。試為經度之。及景純家田為議過。已面白得之。此不云也。冗事時瀆高懷。想不深罪也。軾再拜。

轍啓。辱答教。承起居安勝。河冰留滯。蒙差到夫力。極荷勤意。悚亥悚亥。今晚或得通流。漸可解去。違遠。萬萬以時珍重珍重。謹奉此謝。不宣。轍再拜。知縣通直閣下。

靈壁石

泗州南山柱氏家。世多靈壁。予以韓幹二馬李邕四帖易得其石。置之齋閣。焚香居中。雲烟萬狀。此亦人間一種之清歡也。數百年後。必有情好相同者知此也。元豐六年薛道祖述。

呂硯銘

老呂作研。在大河東。閱世百年。陳子與逢。榮勳翰墨。託質陶冶。天地幽深。賴爾模寫。紹興癸亥五月長方銘。

唯室陳先生遺物。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洪武甲戌三月

朔。奕題。

彭公想朝夕相會。情意不疏也。監押張載熙。好學喜事。其人不易得。乃往時之廣帥有聲張公載之孫也。嘗與款曲否。建茶龍鳳共三

餅。餘名鉢五帖。碾之皆可口。漫分去。新雙井來。當更送也。嘉禾散蘇合香丸。皆自合者。藥材頗精也。防風湯近合自服。記公往時苦脚痛。今已好未。此湯治腳氣。勝餘藥也。適忍暑揮汗作此。書極草草。庭堅頓首。

庭堅再拜。袁宗不腆。仰承大雅敦厚。以鄉曲世契之故。許與特達。得以攀附末光。幸甚幸甚。先生文到魏。重辱賜書勤懇。感謝多矣。密迹未緣親近。唯冀為甘旨自重。不宣。庭堅再拜上。承甫長官親家同年。

經宿。伏惟安勝。聞有摹本捕魚圖。暫借。庭堅頓首。庭晦監簿。庭堅頓首。承見諭。早當過此。延伫甚久。何以不至耶。雪寒。安勝否。大軸今送。然勿多示人。或不解此意。亦來索匠石研鼻。則坐困矣。庭堅頓首。明叔少府同年家。

刻絲紗一匹。行輕鮮甚。墨送其長大學文也。如來日不早解舟。即走奉別。不須具飯。却欲到惠林飯也。庭堅頓首上。幸召都監左藏仁執。

庭堅頓首。兩日阻瞻望。庚伏之末。溽暑尤可畏。起居佳否。欲更

輒十千。宅庫可那否。庭堅頓首。禹陽耆儒。七月九日。

晚刻佳勝否。偶得糟蟹。似可吃。漫分上。幸檢至。庭堅頓首。庭誨賢友。

庭堅頓首。兩辱垂顧。甚惠。放逐不齒。因廢人事。不能奉請。

甚愧來辱之意。所須拙字。天涼意適。或能三二紙。門下生輒又取去。六十老人。五月揮汗。今實不能辨此。想聰明可照察也。承晚涼遂行。千萬珍愛。象江皆親舊。但盛暑。非近筆硯時。未能作書。見者為道此意。庭堅頓首。齊君足下。

庭堅頓首。辱手誨。喜承晚來體力輕安。布頭何必更送。愧感寶板。極謝垂意。鹽元令置來了。此事不入供應之會也。大軸先送其一。

庭堅頓首·明叔少府同年家·

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令他死·鮮肥為我須·莫教閻老斷·自忖看如何·眉州攝判官王申帥者·在黔州舊識之·有吏能廉節·其持親喪·齊衰三年·疏布飴粥·未嘗以素冠墨衰出門·今之曾閔也·

嘉州趙肯堂·頃過施州清江而識之·學問之士·而不懈為吏·及問其里人·本客寄孤立而能自奮·仰祿以事其父母·而解官二年·未蒙諸公除用也·二士輒以諸左右·少補聰明之萬一·庭堅再拜·

宋陳亞之詩翰

離郭店馬上迴寄鄉知
呼樹上陵陽·逢辰下建章·奇姿標上瑞·正色麗中央·昭祀祠壇畔·
迴望離亭映楚山·慨然西笑入長安·貪程野僕擔書引·惜別鄉人駐足觀·霞靚曙光烘積靄·柳和春蕩蕩輕寒·遙期此地歸來日·迎取相如駟馬看·

八千子弟已投戈·夜帳猶聞怨楚歌·學敵萬人成底事·不思一個范增多·
集汚寧我類·一舉戛雲翔·

過項羽廟

萬里扶靈宅壽阡·謝公純孝是家傳·廬開四尺同寒士·壤列三園陋昔賢·先域定生連理樹·門人多廢蓼莪篇·我心罔極君應念·露白霜清泣昊天·

寄寶臣寺丞

八千子弟已投戈·夜帳猶聞怨楚歌·學敵萬人成底事·不思一個范增多·

藍溪閣居

白鹿原來虎候西·結廬岑寂映藍溪·露侵僧履蘭三徑·秋入農歌雨一犁·話枕溜聲疑水宿·拂檐山色類岩栖·閉門養拙無人問·揭盡陳篇日又低·

開元寺凌虛閣對雪寄解唐卿藍田

瓊滴琳華一夜凝·凌虛雕檻曉來凭·眼觀銀色三千界·身到瑤臺十二層·玉灑砌塵供庾斛·粉融檐水妒房陵·化人官好分明在·恨不

同君把袂登·

雉媒

朱冠袞背一何鮮·聲厲情驕目悍然·若道物情皆錫類·雉媒爭似鳩媒賢·

還劉處士先令公功名錄劉公事失梁

當年力戰蕩妖氛·十萬雄師四七勛·將略妙欺班定遠·家聲高過李將軍·銘圖魏鼎文猶在·筆勒燕山迹尚分·今日閑披有遺恨·可憐主不遇明君·

讀劉蕡策

藥石危言治亂箴·賈生晁董是知音·可憐當日司文者·不畏人言合愧心·以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

謝人惠三峰朱柿

烏椑珍果益丹名·新折紅林蒂尚青·漿冷夜凝仙掌露·味甘秋剖楚江萍·圓堆玉碗櫻難并·剩薦金樽酒易醒·應念茂陵消渴者·整籃封貯到雲肩·

過田文墓

當年聞奏雍門琴·話着池臺泪滿襟·何況今朝陵谷畔·池臺無迹可追尋·

對雪寄崔仲裕時在藍田·聞崔在酒舍·